

兵团梦引

荒唐岁月的真情演绎 大起大落的人生悲欢

夜色海洋的黑色幽默 刻骨铭心的青春反思



陆幸生◎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兵团梦引

陆幸生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兵团梦引 / 陆幸生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6. 10

ISBN 978-7-5068-5911-0

I. ①兵… II. ①陆…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3017 号

兵团梦引

陆幸生 著

责任编辑 陈德勇 刘 娜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封面设计 阳光闪现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40 (发行部)

电子邮箱 eo@chinab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6.75

字 数 38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5911-0

定 价 5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内容简介

作者用诙谐、幽默的笔调描写了几个大院子弟在那个荒唐年代演绎的有趣故事。从兵团战士到军旅画家人生沉浮的另类军人生涯。广阔的社会背景，真实的场景叙事，发人深省的历史事件、爱情和事业追求，以跨越时空的艺术结构，非虚构的文学手法，都能够激起人们的阅读快感。本作品写人物故事栩栩如生，论世态人情入木三分，体现作者对青春的真诚忏悔和反思，展示其作品的批判锋芒和社会思考，不失为当代一部现实主义的力作。

如果您饱经人生沧桑，这部小说一定会让您击节赞叹；如果你正青春年少，这部小说一定会让你受益匪浅。

作者简介

陆幸生，一九五三年生，江苏海门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江苏作协报告文学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出版有长篇小说《银色诱惑》《银豹花园》（获第五届金陵文学奖）、《银狐之劫》《扫黄打非风云录》《村官》《兵团战士》《军旅画魂》，纪实文学集《画册迷案》，文集《书海波澜》，随笔集《拒绝诱惑》《秋风沉醉的夜晚》《笔底明珠终璀璨》诗集《剑胆琴心》《松风梅影》《岁月远去》等。

目 录

引子 天地奏鸣曲	1
李副连长的堕落	1
第一章 初踏兵团路	13
一 从巅峰到底层的跌落	13
二 我和伪军、肥子去兵团	19
三 马大叔接我们到连队	20
四 秋指导员和李副连长	23
五 庄重而滑稽的早请示	29
六 黎星星和方吟梅	31
第二章 眉山路往事	35
一 伪军与黎星星搭上碴	35
二 伪军的革命和方家遭难	38
三 来到地主儿子马居正的家	47
四 记忆中的省城眉山路	49



第三章 离恨情仇事 61

- 一 方吟梅怒火中烧 61
- 二 恐怖行为蔓延大地 62
- 三 在劫难逃的历史噩运 65
- 四 难忘的如烟往事 71
- 五 动乱年代的劫难轮回 75
- 六 黄卫军的枪法和厨艺 82

第四章 离奇投毒案 90

- 一 她们离去使他感到失落 90
- 二 猎物不是动物而是人 93
- 三 投毒案带出了枪击案 94
- 四 食堂的稀饭全变了味 102
- 五 学习毛选竟带着国骂 111

第五章 夏季风情录 114

- 一 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 114
- 二 安谧宁静的夏夜情韵 119
- 三 革命斗争中的风流韵事 121
- 四 西瓜地里的朗朗笑声 128

第六章 池浅王八多 131

- 一 男女组合的政治需要 131
- 二 借助酒肉的诉求表达 136
- 三 我们充当打鬼的钟馗 139
- 四 马居正成了整肃对象 143
- 五 地主儿子马居正之死 147
- 六 大批判继续深入进行 150
- 七 黄卫军开始被领导惦记 153

第七章	螳螂捕秋蝉	159
一	悲剧的浓雾开始笼罩	159
二	揪出“五·一六”分子	165
三	决心和伪军划清界限	172
四	伪军对领袖的不敬之词	175
五	和联动分子挂上了钩	182
六	冲击“中央文革”接待站	189
第八章	黄雀藏在后	194
一	和我们截然不同的黎星星	194
二	重弹出击伪军屁滚尿流	201
三	黄卫军乘机负案潜逃	208
四	李副连长的省城之行	214
第九章	穿上绿军装	229
一	形势逆转后的命运转折	229
二	令我难忘的程颖阿姨	235
三	淮州车站巧遇赵明明	241
四	走进部队大熔炉	248
五	我的同期战友和老乡	255
六	江苏医院的“反革命”	261
七	周宏光 and 小白脸杨万龙	263
八	离部队越来越近了	267
第十章	初踏军营路	277
一	新兵连人物写真	277
二	去电影组初显身手	285
三	巧遇老同学倪民	290
四	钱敏敏崭露头角	293



五 我和周宏光厕所论诗	301
第十一章 红一连记事	304
一 分配去了红一连	304
二 弹着点仅十五米	309
三 常青指路双人舞	311
第十二章 司令部忆往	318
一 烟雨朦胧湖南路	318
二 秋雨淅淅忆当年	322
三 跳跃的艺术火苗	329
第十三章 浮沉人间事	340
一 军人俱乐部往事	340
二 动乱年头桃花源	349
三 首长警卫杨万龙	355
四 当年男儿战边关	365
第十四章 红色浪漫曲	376
一 时班长的桃花运	376
二 各自心中有秘密	381
三 情感蹉跎费抉择	390
四 阳光灿烂的日子	396
不是尾声：相聚玄武湖	409



引子

天地奏鸣曲

李副连长的堕落

眼底是一片白花花的盐碱地，顺着一畦畦栽种得笔直的绿色棉苗望去，一直绵延到看不到尽头的远方。来建设兵团已经两年了，但是，在这个显得有些另类的大部队中，我们这些时代的弃儿，非军非农的生活和劳作，使我们丝毫感觉不到作为时代宠儿军人的荣耀，反而感觉有些坠入底层的猥琐和堕落。在我的印象中，兵团被比喻为广阔天地的农村，那一片片望不到尽头的盐碱地，仿佛是一片白茫茫的望不到尽头的苦海，苦海中跳跃的绿叶只是一点渺茫的希望。

我们每天像真正的农夫那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从事着简单重复而又繁重的体力劳动，春种、夏收、秋播、冬耕、上河工，人有如机械那样没日没夜，在凌晨的钟声中被唤起，在收工的哨音中拖着疲惫的双腿，驮着夕阳，返回知青点的小屋。大棒子粥加大麦饼清水煮白菜果腹后，夜晚



遥望星空，传来阵阵思乡的歌。

中午是由食堂送来的汤汤水水就着粗面馒头果腹，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子，简单劳动。农场的农民和职工们至少还有一个贫寒而简单的家可以栖息，在繁衍育种的欢乐中，平衡苦难带来的麻木。作为所谓的解放军军人，却从来都未见过枪炮子弹，手中操弄的只是最最原始的生产工具锄耙犁耩，从事的依然是牛拉人扛的简单劳动，只是到秋收、夏种季节场部机耕连的收割机、拖拉机才会偶尔显示一下农业机械化的威力，使人感觉到我们所在的场带队，属于农场，现在农场又编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成了建设兵团。

面对大片贫瘠的土地，瑟瑟摇曳的芦苇丛，浑浊黄海激浪带来的咆哮，尽管原有的农垦局系统已经被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浪潮打碎，全省国营农场整系列地被称为生产建设兵团，一切按照军事化系列以师、团、营、连、排编制取代了场、分场、大队、小队。开进了一帮军人成了师长、团长、营长，反正我看师首长全是清一色的军人，团、营一级的首长却已经是军队为正，地方为副，像萝卜青菜那样搭配组成了军事化的管理体系。我们连的首长，都是原来的生产大队长和小队长，摇身一变成了连长、排长，这样一群农民身份不着军装依然衣衫褴褛的长官，统领着我们一群非常另类的战士，向大自然开战，同时也对人的思想行为进行围剿和规范。

而我们这拨兵团的另类军人们竟然还不如出现在电影镜头中那些新疆、东北建设兵团的知青，他们至少还有一套军装可以炫耀为未列入正规部队的农垦军游击队。我们这一群衣衫斑驳杂乱的队伍，算是什么军队，实在有点难以形容，说是军事管控下的苦役还是打入另册的战俘都不太合适，因此我们被非常文明地称为“兵团战士”或者“知识青年”。

繁重的体力劳动，严格军纪的约束，漫无希望的等待，半饥半饱的生活，停滞了思维，枯竭了灵感，就仿佛像是行尸走肉那样，空负着一张皮囊，在瑟瑟寒风中飘荡，无法栖息。简直是在苦熬着岁月。

在这片浩瀚无垠茫茫不着边际的大海中苦等着冬去春来的季节变换，

我借用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唱词：“盼星星盼月亮，只盼着深山出太阳”，苦盼着每年的春节来临，好回城中温馨的家去享受几天安逸的生活。

不过，眼前地下仍是白茫茫的，天空仍是灰蒙蒙的，仿佛苍茫大海又笼上了一层浅浅的迷雾，使人感到分外压抑，再加上天际飘浮的丝丝凉风吹动着田埂边灌木丛和白杨树发出的“飒飒”声响，这瑟瑟风啸就更显得压抑中带着几分凄凉和寒酸。

我在机械地迈动脚步，舞动锄把为破土而出的棉苗松土，这场景太像卓别林在电影《摩登时代》中出演的角色，在生产流水线上枯燥地机械作业，既无聊又单调，活生生的人变成了工具，而这工具有思维，就显得相当痛苦。

耳畔偶尔会传来当地男女村民的调笑声。显然他们是快乐的，无忧无虑的，这是他们习以为常的娱乐生活，这娱乐只不过是夜深人静时的床第男女声小合唱平添的 / 首愉快的前奏曲而已。我开始听时，还有着某种初来乍到的新鲜感和羞涩感，因为这和我长期所受的清教徒式的禁欲主义教育格格不入，人欲有如无孔不入的水银见缝就钻，在这个穷乡僻壤，显然就是被社会遗忘的角落，人欲在天地缝隙中愉快地舒展。这很能勾起我对一些往事的回忆。

想起那和我仅一墙之隔的街坊，我的小学同班同学黎星星，在我们上了中学后那个全民造反的时代，她竟悠闲地和街上的一个年长她 6 岁的工人谈起了恋爱，当他们双双出入那条幽静的小街时，背后就有人指指戳戳地说这“女人”如何风骚等等。她当时还只是个不满 16 岁的少女，就被人称为“女人”，显然那些人的语气是蔑视的、不屑的。而她却是我当年的梦中情人，是我暗恋的对象。也许她根本就没有正眼瞧过我。

她显然认为我只是一个无知的不解风情的小屁孩儿。尽管她只比我大一岁，却已经发育得很成熟了，亭亭玉立，颇长的身材，高高的个子，仿佛乳脂般溢着光彩的皮肤细腻而白皙，配上突出的乳胸，浑身都凸透着蜜桃成熟的诱惑力。这诱惑力导引着街上小伙子们的目光，我想暗中恋着她的人一定很多。因为，她是那么美丽，那么骄傲，她仿佛是冰山上美艳的



雪莲在高寒的孤峰独自绽放，让街上那些有点身份的翩翩少年们可望不可即。要指出的是，我家所在的那条眉山路虽然不够宽阔漫长，却是部队机关和省级机关宿舍的集中地，一些大院和小院错综交织在一起，是厅局长和部队首长加上一些著名知识分子组合的一个绝非普通市民的独特世界。

眉山路和高门楼两条路呈丁字形出现在古城中心，向南就是市中心鼓楼广场，明代的鼓楼和钟亭遥相呼应，晨钟暮鼓的见证了时代的兴衰和变迁。虽然这里在老皇帝龙驭上宾后出现了皇孙和皇叔的权力之争，被“靖难之役”占领京都后的一把大火焚毁了宫楼，皇叔篡位成功，小皇帝不知所踪，新皇迁都去了北京。但是，这里一直作为留都保留了象征性的权力格局，因此被称为南京。

向北往眉山路直行穿过一片省科委的宿舍区即可登上市中心有名的鸡笼山，那里就是我父亲当年所在机关的处所，又是民国时期观象台所在地。要说明的是我们家原来是在靠近主干道的中山西路上的民国高官教育部长朱家骅公馆风颐邨的街对面，就是那个审判断案货真价实的省高级法院所在地。父亲路征同志自从在那个苏中小县城的人民法院院长任上，调去参加了中央政法干校学习回来后就参与了省高院的组建，出任了刑事审判庭的副庭长。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因抗战时被日伪逮捕问题，遭严格审查，验明正身后，父亲又被抽调到离家不远的省里最高权力机构那时被称为省委的十人小组，组长就是省委第一书记，任务是去审查别人，现在看来就是去整别人，整的对象当然是级别很高的副省长，也是被捕过关在陆军反省院后来奉组织之命自首出狱的苏南地区党政军最高领导被称为管司令的首长。后来，首长自有更高的首长出面具保，副省长依然是副省长而有惊无险。仅仅是撤销了党内职务保留了行政职务兼任了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直到也曾经是副省级的上海市首任检察长王刚同志在政治运动中落马，后又甄别复出调任本省担任了体委主任，这位副省长才卸任，赋闲了。不过我来到兵团时，这两位一个被戴上自首变节分子的帽子遭关押；一个却以死抗争，走上不归之路，这就是性情刚烈的王刚伯伯，追随王伯伯一起走上不归之路的还有当年不到39岁的体委常务副主任赵湛题和

一位担任副主任的国军起义中将。省体委三位主任之死，当年震动古城。

审干结束后，父亲没有再回法院，却被调到了鸡笼山上的那个绿荫覆盖、风景如画负责全省天气预报的局被任命为计划财务科科长。当然科长的名称比法庭庭长的名称听起来要差一些，其实级别还是一样的，因为“厅局厅局”，厅是省政府组成部门，局是省政府直属部门，厅的中层称为处，局的中层称为科，当然现在从省到市无论厅局都改称处了。所以父亲每逢老战友来访都要解释一下他现在的科长就是处长，以示不是贬谪而是提拔。

但是从政法系统和省委中枢到一个他完全外行的科技系统去管一个完全陌生的计划财务部门完全是一种黑色幽默。我后来怀疑他的这次调动一定和副省长的东山再起有关，但是此说无凭。又有传说从省委调到这个局原是要提副局长的，因为母亲出身资本家，事实上他没有被提拔，当了科长一年倒有半年出差在外，到各市的气象局、台、站去巡视，参加所谓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想又是去整人的，反正父亲这一生不是整人，就是被人整，在运动中沉浮着，摆脱不了时代如影随形的投影。在“文革”中他受到的冲击不是很大，也就是再次因为历史上被捕逃脱的问题被怀疑为叛徒，遭到审查，终于科长也当不成了。

老爹成了仓库保管员，好在仓库就在眉山路我家的后面，他也乐得天天在家上班，搬运搬运器材，收发收发物资，锻炼锻炼身体，完全置身于运动之外，逍遥了好几年，直到去了五七干校。好在他的历史问题不复杂，被捕时间极短，当年的领导和战友都在，附近的老百姓目睹了他的出逃，而且得到根据地老百姓的营救，所以结论很快出来，干校维持了五九年审干时的结论，他又被当成英雄和好汉再次被抽调到省委调查组与一帮部队干部一起去接管了据说已经烂掉的于台县委县政府。他再次回到政法岗位担任了县革委会政法组副组长，组长当然是介入地方政治的部队保卫股长。

父亲那时非常得意地介绍说，这次履新的职位相当于过去的县委政法委副书记，在他看来这已经是很好的结果了。但是在那个翻手为云覆手为



雨的年头，他被当成“五·一六”分子关押审查，又是我当兵以后的故事了。所以我的去兵团和后来的当兵直接跟老爷子在政治上的起落有关。

在那个年代人的命运在政治风浪中起伏跌宕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贵为朝廷勋臣尚且难以避免朝为堂上客，暮成阶下囚的命运，微官末吏们更是战战兢兢看着总督巡抚们的脸色讨生活，而普通百姓的命运则更加不堪，只能画地为牢，像蝼蚁那般默默无闻地劳作，日出月升似的生活着，在布票、粮票、油票、肉票、肥皂票、自行车票、缝纫机票等等票据的缠绕束缚中讨生活，做着十分虚幻而美丽的天下主人梦。

我们家从凤颐邨小院搬到眉山路大院又和父亲的工作调动有关。而黎星星的家也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由北京搬到南京市，也与其父工作调动有关。总之，在我们的眼中他们家那座独门独院别墅总是很神秘，后来才知道黎星星的父亲黎明同志本身就是我军神秘战线上的神秘人物，原来也是总参神秘机关从事神秘工作的。在我的记忆中老人自从挂上汤山炮兵学校装备器材部部长头衔就没有上过一天班，总像是寓公那样闲居着。

黎星星仿佛是这个小小世界特立独行的绝世佳人。她像是来自天国的公主那般对小伙子们垂涎三尺的嘴脸很是不屑一顾，尽管那些小伙子都是省级机关干部的子弟。而她一个老红军的女儿却偏偏钟情那个住在1号院的小工人。听说后来她那段短暂的恋爱史在她父母亲 and 两个哥哥的强行喝阻下中断了，但却成了我们眉山路上小伙伴之间的趣谈。

但在我的心目中她依然是圣洁的女神，我始终不相信有这种事，我替她做着徒劳无功的辩解，因为众口铄金、三人成虎呢。况且那本身就是一个谎话、大话、空话、假话、屁话连篇的时代，有时一句谎言就有可能演化为绝对的真理。人们就只能在真理的天空下像狗那样伸着舌头苟延残喘。

直到有一天，我、黄卫军、顾晓江和她几乎在同一天办理户口迁移的手续，我们由那个历史悠久的六朝古都省会城市迁到了这个苏北的穷乡僻壤，一个号称已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的建设兵团。我们和她作为兵团战士分在这个庄子上时，我终于在一次和她偶遇时，装着不经意间起她和

小工人的恋爱关系。我多么希望她的回答是否定的。我暗想，这一定是街坊男孩子们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故而嚼舌根子瞎编的，尤其是那个黄卫军，背后一直称她是“老女人”。其实黄卫军在心中一直惦记着这个被他称为老女人的漂亮姑娘，后来他们竟成了一家子，再后来，他们在有了一个女儿后离婚了，而且黎星星离得十分决绝，似乎再没有破镜重圆的可能。

当年黎星星莞尔一笑十分平静地说：“这是真的。”她十分淡然地说，“当时对爱是朦朦胧胧的。我只觉得和他在一起有意思，坐在他自行车的后架上，轻轻揽着一个异性男人粗壮的腰，嗅着他身上异样的雄性气味，那种感觉确实特别好，心情特别愉悦。他星期六骑车带着我去郊区农村的老家家中做客，我们吃农家的玉米、花生、山芋、草鸡、河鱼，充满着乐趣。但我不知道这就是恋爱，我只是觉得有意思，好玩。后来确如你们说的那样，在父母、哥哥的反对声中，这一短暂的欢愉也就像是倏忽一过的春梦那般很快地结束了，而那个年代什么不像梦呢？我们诗一样的童年难道不是梦？”她反问道，她说这段话时一点也不羞涩，而是特别坦然轻松的样子。我当然无话可说。

然而，这样一个女神般的女子两个月前，在全连知青羡慕的目光中，手持兵团部的调令去了兵团纺织厂。她是第一个离开连队的女知青。据说她在离开前特地去看了被打成“五·一六”分子仍在关押中的黄卫军。正因为她的探望导致了黄卫军两个月后的逃亡，副连长李学文和团保卫股长去省城追捕但无功而返。这引起了村里人的话题，认为小黎一定是和小黄在处对象，否则怎的带着水果罐头、面包、饼干去看这个小反革命呢？

自从那次追捕黄卫军未果后，李学文副连长从省城归来就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不是整天闷闷不乐地蹲在地头屋角抽旱烟想心思，就是装出一副玩世不恭自暴自弃的样子，公开放肆地与老妇女们调情嬉闹，完全失去了政治上飙起时那般威严和庄重，他已经完全放下了连队干部的正人君子嘴脸，变成了一个沉湎声色自甘堕落的乡村痞客。

李学文原本在新庄是神气活现的，那架势仿佛皇上君临天下的模样；

如今他那一副一本正经的嘴脸也全换了样，变成放浪形骸、不拘小节、自甘堕落的农村二流子。他那穿着黄卫军父亲黄呢子大麾、高筒苏式将校靴的连首长形象也从此彻底恢复到过去老农民的形象。他开始和村民们蹲在冬天的阳光下，倚在墙角抽旱烟聊天说粗话；开始和村中的老妇女放肆地打闹，开些粗俗下流的玩笑。凡是处于巅峰状态的人物突然不顾及身份，一反常态地和普通老百姓和光同尘地流于世俗化了的时候，证明了他政治失落的开始，尽管是处于最基层农村的穷乡僻壤的政治角色也是如此。

用我的同学顾晓江的话说，这小子开始玩世不恭，肯定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李学文曾经可是我们连队升起的一颗政治新星，也可以说是明星。

我们建设兵团东方农场54连分为两个村落，政治中心在大王庄，大王庄以王姓为主，是本地土著。小新庄离大王庄有两里路之遥，以外来户为主。所谓外来户大部分是后来迁入的，有相当一部分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逃荒要饭来此地落户的。李学文三兄弟就是那时候带着一个九岁的男孩逃荒要饭来到新庄落户的。他是一个中年鳏夫，因为唱得一口好曲子，也就是当地流行的淮海戏，一边讨饭一路唱来到了建在黄海边的东方农场，在马庄分场小新庄安下了家。

他唱戏的最大特点是能够大尺度将淮海戏的腔调填上农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那些曲调，重新演绎成带些淫词色调的曲子。当然“文化大革命”中他不敢再唱那些淫词浪曲，比如《十八摸》《小寡妇上坟》一类，改唱即兴编唱的歌颂伟大领袖的词曲。由于脑子活、口才好，在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三忠于、四无限”上有创意，竟然入了党，再加上坊间传出他和指导员秋水花有一腿，他竟然在兵团组建时先是当三排长，后来竟然提拔成了副连长兼排长，进入支委会成了委员，成了小新庄实际的掌权人。小新庄在兵团岁月时又被列编成三排。在54连，小新庄和大王庄之间有相对的独立性，心照不宣地遵循着井水不犯河水的潜规则。

顾晓江这些日子心情特别好，连队流传他深得营部的倪教导员赏识，不久就要调到营部去当书记官了。顾晓江现在已逐步取代了李学文副连长